

◇七彩人生

老把头弓下腰,端详着这株扎着红丝线、青枝绿叶的植物,大声问道:几匹叶?孩子爽声道:“报告大王,四匹叶。”这是什么?“棒槌”。“还学得挺快。”老把头“呵呵”地笑道。老把头,身材高大且壮实,林中的光影,照在他的脸上。同行的孩子们,渐渐地都围拢了过来。

老把头放下随身的工具包,虔诚地俯身,将这株人参周边的杂草,向四周压拨,一双粗糙的大手,慢慢扒去参根上的浮尘,一遍又一遍,动作轻柔而缓慢,待参根渐渐显露时,他取出鹿骨扦子,顺着这根参的根部,轻轻地,一点点地拨去泥土。他说,挖参不能着急,得有耐心,既不能挖破主体,根须还要完整无损。

我们凝神屏气地看着他操作,听他讲解抬参的细节。他说,看到参,不能说是参,得喊“棒槌”,你一喊参,它就会跑了。见到参,得用红丝带先系上,这叫“锁参”。挖参不能说是挖参,要说“抬参”。他的双手和鹿骨扦子,交替着扒刨,这根参的形状,渐渐袒露出来,他面露喜色,说:抬。只见他右手掌轻轻地插入参的下方,左手慢慢往上提,一棵四匹叶的参,连根带叶,全身全须地被抬了出来。老把头将土坑填平,说,这叫“复掩”。以前,我们放山人,挖到有

大王带我来巡山

结红籽的大棒槌后,就会采下参籽,撒在原地,这叫“撒籽还山”,这样保证子孙后代,永远有参可挖。

这株参,是这次采参活动中,豆哥率先发现的一株。孩子们相互传看,认真辨认着。不一会儿,就有孩子惊喜大叫“我也发现一棵”。

今年暑假,我们几个家庭,带着孩子进山来参加挖参活动。这些参,是人工种植的,也称为“林下参”。老把头先教大家认识人参上面的枝叶:绿色掌形的叶片,叶边上有锯齿,区别于其他的杂草。有的参,中间还结着红果子。他发给每人一根木棍,一根红丝带。这棍子叫“索拨棍”。“索拨棍”既可用来压草寻参,又可以敲树发声,与同伴,互通信息。“大王”一手持“索拨棍”,一手拿着小鞭炮,带领我们一行人来到了大山深处。

老把头姓王,一进山,孩子们听到他自我介绍时,都乐了,戏称他为“大王”。孩子们还唱起了“大王带我来巡山。”

王把头,今年68岁。是地道的长白山人。老把头说,他5岁时,就跟着他父亲放山了,有一次,实在太饿了,找了棵小参,抬出来就想咬,被父亲当场喝住:赶紧埋了下去。山上人讲规矩,就是再饿,也不能抬“灯台子”(三匹叶)以下的参。老放山

[盐城]郭玉霞

人,有句行话,叫“抬大留小,采熟留生。”

长白山人参栽培系统,于2023年9月入选第七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。该系统承载着1700余年野山参采挖史与460余年人工栽培史。

山上树木丛生,奇花异草繁多,孩子们在林中寻宝,异常兴奋,不停地问:“大王”,这是什么菇?“大王”那是什么树?这是树黄蘑。那是红松、胡桃楸。胡桃楸旁边是椴树,它开的花喷香,小蜜蜂最喜欢了。椴树蜜,清甜中带有浓郁花香,是品质最高的蜂蜜。

王把头在山中行走了一辈子,是长白山中一套活的“百科全书”。等每个孩子都在森林中找到了自己的宝贝——林下参、灵芝、蓝靛果、野生蓝莓。“大王”带着兴奋的孩子们与随行家长,来到了一棵系满红丝带的大树下,在“噼里啪啦”的鞭炮声中,我们一同向这棵高龄古树三鞠躬,跟着王把头一起喊“开山啰”!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◇铭心一刻

登阮籍啸台

[河南]王喆

酷热中,我穿着裙子,爬上阮籍啸台。

阮籍啸台,在河南尉氏县城小东门,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,本是郑国东部边疆的烽火台。只因1800多年前,一个叫阮籍的人常登临此处,面对世道浑浊、人心危殆,他曾在此,发出那一声声穿云裂石的长啸。后人仰慕其风骨,便筑台以志纪念。从此,一座军事设施便成了一个精神地标。

1800年后,我站在了台下。原本只想看一看,触碰一下夯土,同行的伙伴却说:“既然到了,就爬上去吧!爬上去,长啸一声,以舒心中块垒。”

这建议一下打动了我是的,以舒心中块垒!我提着裙摆,踩着夯土往上攀。夯层清晰可辨,每一层都像是被命运反复捶打过的年轮。

阳光很好。我站在台顶,长啸一声,没有顾忌,没有羞怯。

那一刻我突然明白,从阮籍到苏轼到我,为什么会在同一座土台上相遇——因为历史从来不是一条笔直的河,而是一声声长啸在时空中的接力。

阮籍的啸是“穷途之哭”。他活在三国的裂缝里,亲眼看着友人嵇康被杀,满腹济世之志无从施展。一腔幽愤又无从排遣,便每日登临城上高台,面对粼粼

湖水发出一声声长啸!那不是发泄,是一个人竭力喊出自己壮志未酬的不甘。

苏轼登上这座啸台时24岁,正值人生最意气风发的时刻。他对阮籍“夙怀敬慕”,专门留下来独自登台凭吊。苏轼赞赏的,是阮籍那种“临难不顾生,身死魂飞扬”的英雄气概。苏轼后来一生被贬,黄州惠州儋州,每一次跌入谷底,他都能把自己从泥泞里拔出来。这份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底气,或许早在24岁登临啸台的那一刻,就已经埋下了伏笔。

而我呢?一个穿着裙子上土台的当代女子,没有阮籍的乱世之痛,也没有苏轼的庙堂之忧。但谁的心里没有块垒呢?那些被压抑的、被规训的、被“应该”和“不应该”层层包裹的真实自我。

长啸,是中国文人最后的体面。当语言不足以承载痛苦,当眼泪显得软弱,当沉默意味着屈服——那就啸吧。不讲道理,不求理解,只是用最原始的声音告诉天地:我还在这里,会一直挺直着脊梁站着。

所以,穿什么登上啸台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在那一刻,我和那个披发长啸的古人、和那个冒雪登临的青年诗人,站在了同一个地方,发出了同一种声音。

